

茅盾文学奖  
第9届获奖作品

# 繁花

金宇澄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  
第9届获奖作品  
繁花  
全集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 繁花

金宇澄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花/金宇澄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ISBN 978-7-02-013192-1

I. ①繁…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1245号

责任编辑 樊晓哲  
装帧设计 刘远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67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6.25 插页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92-1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病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茅盾文学奖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自一九八二年起，基本为四年一届。获奖作品反映了一九七七年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就，是卷帙浩繁的当代长篇小说文库中的翘楚之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持续的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八年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本社出版的获奖作品。二〇〇四年，在读者、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的建议、推动与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并一直努力保持全集的完整性，使其成为读者心目中“茅奖”获奖作品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又推出不同装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以满足广大读者和图书爱好者阅读、收藏的需求。

获茅盾文学奖殊荣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感谢获奖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优秀作品。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如果不相信,头伸出老虎窗,啊夜,层层叠叠屋顶,“本滩”的哭腔,霓虹养眼,骨碌碌转光珠,软红十丈,万花如海。六十年代广播,是纶音玉诏,奉命维谨,淡雅胜繁华,之后再现“市光”的上海夜,风里一丝丝苏州河潮气,咸菜大汤黄鱼味道,氤氲四缭,听到音乐里反复一句女声,和你一起去巴黎呀一起去巴黎呀去巴黎呀。对面有了新房客了,窗口挂的小衣裳,眼生的,黑瓦片上面,几支白翅膀飘动。

八十年代,上海人聪明,新开小饭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层,阁楼延伸。这个阶段,乍浦路黄河路等等,常见这类两层结构,进贤路也是一样,进店不便抬头,栏杆里几条玉腿,或丰子恺所谓“肉腿”高悬,听得见楼上讲张,加上通风不良的油镬气,男人觉得莺声燕语,吃酒就无心思。

古罗马诗人有言,不褻则不能使人欢笑。

# 目 录

引 子	1
壹 章	13
二 章	29
叁 章	42
四 章	54
伍 章	66
六 章	81
柒 章	95
八 章	106
玖 章	119
十 章	134
拾壹章	145
十二章	163
拾叁章	175
十四章	190
拾伍章	200

十六章	216
拾柒章	228
十八章	245
拾玖章	256
二十章	274
貳拾壹章	285
二十二章	299
貳拾叁章	313
二十四章	332
貳拾伍章	348
二十六章	366
貳拾柒章	379
二十八章	397
二十九章	410
三十章	425
三十一章	439
尾 声	452
跋	472



## 引 子

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鬟一笑说，沪生坐，我出去一趟。两个人坐进躺椅，看芳妹的背影，婷婷离开。沪生说，身材越来越好了。陶陶不响。沪生说，老婆是人家的好，一点不错。陶陶说，我是烦。沪生说，风凉话少讲。陶陶说，一到夜里，芳妹就烦。沪生说，啥。陶陶说，天天要学习，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我的身体，一直是走下坡，真吃不消。沪生说，我手里有一桩案子，是老公每夜学习社论，老婆吃不消。陶陶说，女人真不一样，有种女人，冷清到可以看夜报，结绒线，过两分钟就讲，好了吧，快点呀。沪生说，这也太吓人了，少有少见。陶陶说，湖心亭主人的书，看过吧。沪生说，啥。陶陶说，上下本《春兰秋蕊》，清朝人写的。沪生说，不晓得。陶陶说，雨夜夜，云朝朝，小桃红每夜上上下下，我根本不相信，讨了老婆，相信了。沪生看看手表说，我走了。陶陶说，比如昨天夜里，好容易太平了，半夜弄醒，又来了。沪生不响。陶陶说，这种夫妻关系，我哪能办。沪生不响。陶陶说，我一直想离婚，帮我想办法。沪生说，做老公，就要让老婆。陶陶冷笑说，要我像沪生一样，白萍出国几年了，也不离婚。沪生讪讪看一眼手表，准备告辞。陶陶说，此地风景多好，外面亮，棚里暗，躺椅比较低，以逸待劳，我有依靠，笃定。沪生说，几点钟开秤。陶陶

说,靠五点钟,我跟老阿姨,小阿姐,谈谈斤头,讲讲笑笑,等于轧朋友。陶陶翻开一本簿子,让沪生看,上面誊有不少女人名字,地址电话。陶陶掸一掸裤子说,香港朋友送的,做生意,行头要挺,要经常送蟹上门,懂我意思吧,送进房间,喝一杯茶,讲讲人生。沪生不响。

此刻,斜对面有一个女子,低眉而来,三十多岁,施施然,轻摇莲步。陶陶低声说,看,来了,过来了。陶陶招呼说,阿妹。女子拘谨不响。陶陶说,阿妹,这批蟹,每一只是赞货,昨天我已经讲了,做女人,打扮顶重要,吃到肚皮里,最实惠。女子一笑。陶陶说,阿妹,我总归便宜的。女子不响,靠近了摊前。此刻,沪生像是坐进包厢,面前灯光十足,女人的头发,每一根发亮,一双似醒非醒丹凤目,落定蟹桶上面。陶陶说,阿妹是一个人吃,一雌一雄,足够了。女子说,阿哥,轻点好吧,我一个人,有啥好听的。陶陶说,独吃大闸蟹,情调浓。女子说,不要讲了,难听吧。陶陶说,好好好。陶陶走到外面,移开保温桶玻璃板,两人看蟹,说笑几句。女子徘徊说,我再看看,再看看。也就走了。

陶陶转进来说,已经来几趟了,像跟我谈恋爱,一定会再来。沪生不响。陶陶说,这种搭讪,要耐心,其实简单,大不了,我送蟹上门。沪生说,我走了。陶陶说,我真是不懂,女人看蟹的眼神,为啥跟看男人一样。沪生笑笑不响,走出摊位。陶陶跟上来,拿过一只蒲包说,一点小意思。沪生推辞说,做啥。陶陶说,我朋友玲子,最近跟男人吵离婚,麻烦沪生帮忙。沪生点头,拿出名片,陶陶接过说,我其实,认得一个女律师,以前是弄堂一枝花,现在五十出头了。沪生打断说,我走了。陶陶说,上个月,我帮客户送蟹,走进15楼A,一个女人开门,原来就是一枝花,结果呢,三谈两谈,提到以前不少事体,比较开心,过几日,我又去了一趟,再后来嘛,懂了吧。陶陶拍了沪生一记。沪生觉得心烦,身体让开一点。陶陶说,有意

思吧。沪生说，七花八花，当心触霉头。陶陶说，女人是一朵花，男人是蜜蜂。沪生说，我走了。沪生拿过蒲包，朝陶陶手里一送，立刻离开。三天后，陶陶来电话，想与沪生合办小旅馆，地点是恒丰路桥，近火车站，利润超好。沪生一口拒绝，心里明白，陶陶卖蟹，已经卖出了不少花头，再开旅馆，名堂更多。芳妹，真也是厉害角色，老公不太平，每夜就多交公粮。好办法。

以前，沪生经常去新闸路，看女朋友梅瑞。两个人是法律夜校同学，吃过几趟咖啡，就开始谈。八十年代男女见面，习惯坐私人小咖，地方暗，静，但有蟑螂。一天夜里，两人坐进一家小咖啡馆。梅瑞说，真想不到，沪生还有女朋友，脚踏两只船。沪生说，是的，名字叫白萍。梅瑞说，一个月见几次面。沪生说，一次。梅瑞说，好意思吧。沪生说，别人介绍的，相貌一般，优点是有房子。梅瑞说，沪生太老实了，样样会跟我讲。沪生说，应该的。梅瑞一笑说，我姆妈早就讲了，做人，不可以花头花脑，骑两头马，吃两头茶，其实呢，我也有一个男朋友，一直想跟我结婚，北四川路有房子。沪生说，条件不错。梅瑞说，我根本不想结婚。沪生不响。梅瑞说，一讲这种事情，我就不开心。沪生不响。梅瑞的身体，也就靠过来。

两个人见面，一般是看电影，逛公园。美琪，平安电影院，设有情侣咖啡馆，伸手不见五指，一排排卡座，等于半夜三更长江轮船统舱，到处是男女昏沉发梦之音。有一次，梅瑞与沪生坐了几分钟，刚刚一抱，有人拍一记梅瑞肩胛。梅瑞一吓，沪生手一松，也就坐正。卡座上方，立有一个黑宝塔样子女人，因为暗，眼白更高。沪生感觉到梅瑞身体发硬，发抖。梅瑞对黑宝塔说，拍我做啥，有事体，讲呀。黑宝塔说，梅瑞呀，大家是姊妹淘，手帕交呀，不认得我了。梅瑞呆了一呆说，我现在有事体。黑宝塔指指前面卡座说，

好,我先过去坐,四个人,准定一道吃夜饭,再去逛南京路。黑宝塔离开,移向前方,矮下去,与朦胧壁灯,香烟头星光,融为一体。梅瑞不响。沪生轻声说,现在有啥事体,梅瑞准备做啥事体呢。梅瑞照准沪生大腿,狠捏一记说,马上就走,快点走,快,到了这种暗地方,还碰到熟人,算我倒霉,触霉头。两人滋味全无,踮了脚悄悄出来,发觉是大太阳下午三点钟。梅瑞懊恼说,这只黑女人,学农时期房东女儿,有过几次来往,为啥还要见面,怪吧。沪生说,就这样不辞而别,不大礼貌吧。梅瑞说,已经结了婚的女人了,从浦东摆渡到市区来,钻到这种暗地方吃咖啡,肯定是搞腐化。沪生笑笑。梅瑞说,我等于居委会的老阿姨,一开口,就是搞腐化。沪生说,是呀是呀,《金陵春梦》一开口,就是娘希匹,《侍衡官日记》翻开来,就是达令,达令,达令长,达令短。

梅瑞读夜校,三个月就放弃了,经常来校门口,等沪生下课,两人去吃点心,荡马路,有时荡到新闸路底苏州河旁边,沪生再送梅瑞进弄堂,独自回武定路。有一次,梅瑞打来传呼电话说,沪生,我姆妈去苏州了,谈塑料粒子生意,夜里不回来,沪生过来坐。这天夜里,沪生走进这条新式弄堂,曾经住过电影皇后阮玲玉,上三楼,每层三户,每家一块门帘。两个人吃茶,后来,梅瑞靠定了沪生,黏了一个半钟头,沪生告辞。从此,沪生经常到三楼,撩开梅家门帘。新式里弄比较安静,上海称“钢窗蜡地”。梅家如果是上海老式石库门前厢房,弹簧地板,一步三摇,板壁上方,有漏空隔栅,邻居骂小囡,唱绍兴戏,处于这种环境,除非两人关灭电灯,一声不响,用太极静功。沪生有时想,梅瑞无所顾忌,是房子结构的原因。

有一次梅瑞说,讲起来,我做外贸,收入可以,但现在私人公司,赚的米更多,我只想跟私人老板合作。沪生说,我有一个老朋友,做非洲百货,也做其他。梅瑞说,叫啥名字。沪生说,叫阿宝。

梅瑞拍一记沪生说,啊呀呀,是宝总呀,大名鼎鼎,经常来我公司,跟我同事汪小姐做业务。沪生不响。梅瑞说,我开初以为,这个宝总,花头十足,肯定跟汪小姐有情况了。沪生说,谈恋爱。梅瑞说,汪小姐早有老公了。沪生说,这肯定就是一般关系,阿宝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只做正经生意,不考虑越轨投资,相当至真,我可以介绍。梅瑞双颊一红说,汪小姐,一定不开心的。沪生说,无所谓,下一个礼拜,我请客。到了这天,两人走进梅龙镇酒家,梅瑞一身套装,香港中环新品,三围标准,裁剪得当,头发新做,浓芬袭人,坐了一刻,拿出化妆镜照几次。沪生说,跟我赤膊弟兄碰头,梅瑞就是家常汗衫打扮,脚底一双拖鞋,阿宝照样笑眯眯。梅瑞说,要死了,要我穿拖鞋汗衫来吃饭,瞎七搭八,我当然要正装的。讲到此刻,阿宝走进来,大家寒暄一番。阿宝说,梅小姐是沪生的朋友,就是我朋友,生意上面,以后尽管联系。梅瑞笑一笑说,宝总,认不得我了。阿宝不响。梅瑞说,我是汪小姐同事呀。阿宝一呆,跌足道,啊呀呀呀,对不起,真对不起。梅小姐这天,浅笑轻颦,吐属婉顺,一顿饭,三个人相谈甚欢,十分愉快。

私人公司,并无进出口权,接了外商订单,必须挂靠国营外贸公司操作。有一日,阿宝与汪小姐打电话。阿宝说,汪小姐,真对不起,有一位大领导,最近发了条头,要我的业务单子,让贵公司梅瑞去做,以后,我只能与梅瑞联络了,其中道理,汪小姐应该懂的,抱歉。汪小姐不响。阿宝说,我只能听命,另外,梅瑞并不知情,完全是大领导的意思,请理解我。汪小姐黯然说,是吧。阿宝说,不开心了。汪小姐说,哪里会,广东人讲了,生意大家做,钞票大家赚。阿宝说,不好意思。汪小姐说,大领导是啥人。阿宝说,不开心了。汪小姐说,无所谓,我理解万岁。阿宝敷衍几句,挂了电话,心里明白,汪小姐一定有所谓,以前几次邀饭,提及丈夫宏庆,颇多不满,阿宝始终装聋作哑,与国贸打交道,借壳生蛋,做成每一笔生

意,结汇之后,照规矩支付康密逊( commission 佣金),不牵涉感情,因此现在,汪小姐只能理解万岁,如果两人有一丝暧昧,就要一作二跳,麻烦不断。

从此以后,阿宝到公司,先对汪小姐打招呼,再与梅瑞谈业务,相当和顺。梅瑞高兴,难免于沪生面前,数度提到阿宝。春天到了,梅瑞约了沪生,阿宝,到西郊公园看了樱花,吃一顿夜饭。两男一女,灯下谈谈,窗外落雨,案前酒浓,印象深刻。

一个月后,沪生与梅瑞约会。梅瑞踱出美丽园的公司大门,恹恹不欢。两个人刚走到静安寺,梅瑞说,我想回去了。沪生说,感冒了。梅瑞说,我与沪生的关系,还是告一个段落,可以吧。沪生说,跟北四川路男朋友,预备结婚了。梅瑞摇手说,我想静一静。沪生不响。梅瑞说,以后,我做沪生的妹妹,可以吧。沪生说,可以。梅瑞说,妹妹对哥哥,可以讲一点想法吧。沪生说,可以的。梅瑞说,我最近,一直跟姆妈吵,我姆妈觉得,沪生缺房子,父母有“文革”严重问题。沪生说,我懂了。梅瑞说,不好意思。沪生不响。梅瑞颓然说,其实,主要是我崇拜一个男人。沪生说,我明白了。梅瑞说,这个男人,我现在绕不过去了。沪生说,明白了。梅瑞说,啥人呢。沪生说,阿宝。梅瑞叹息说,我只能老实讲了,我第一趟看见宝总,就出了一身汗,以后每趟看到宝总,我就出汗,浑身有蚂蚁爬,一直这副样子,我不想再瞒了。沪生说,应该讲出来。梅瑞说,宝总对我,有议论吧。沪生说,如果有,我会讲的。梅瑞说,宝总根本不注意我,一直不睬我。沪生说,阿宝忙,只做外贸。梅瑞说,宝总以前,谈过几个女朋友呢。沪生说,一言难尽。梅瑞说,为啥分手的。沪生说,我不了解。梅瑞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跟定宝总,毫无办法了,我崇拜实在太深了。沪生说,生意上面,真可以学到不少门槛。梅瑞说,宝总以前女朋友,为啥分手的。沪生不响。瑞瑞说,是宝总提出分手,还是。沪生搔头说,这个嘛。梅

瑞说,宝总对我,如果有了想法,沪生要告诉我。沪生说,一定。梅瑞怅然说,我现在,只想晓得宝总的心思。梅瑞讲到此地,落了两滴眼泪。

两个人关系,就此结束。到1990年某天夜里,沪生路遇陶陶。陶陶说,沪生做律师了。沪生笑笑。陶陶说,结婚了一年,老婆就出国了。沪生说,哪里来的消息。陶陶说,据说沪生当时,只想跟白萍结婚,因此借口介绍业务,帮梅瑞介绍了阿宝,然后抽身撤退,好办法。沪生笑笑说,哪里听来的。陶陶说,梅瑞讲的。沪生不响。陶陶说,这个宝总嘛,据说也是滑头货色,不冷不热,结果,梅瑞只能跟北四川路男人结婚了。沪生看看手表说,我现在有事体,先走了。陶陶说,女人真看不懂,经常讲反话,比如喜欢一个男人,就到处讲这个男人不好,其实心里,早就有想法了,已经喜欢了,对不对。沪生转身说,以后再讲吧。陶陶拉紧沪生说,最近有了重大新闻,群众新闻,要听吧。沪生说,我现在忙,再会。陶陶说,相当轰动。沪生说,陶陶讲的轰动,就是某某人搞腐化,女老师欢喜男家长,4号里的十三点,偷邻居胸罩。陶陶说,绝对有意思,我讲了。沪生说,我现在忙,有空再讲。陶陶拉紧沪生说,我简单讲,也就是马路小菜场,一男一女两个摊位。沪生说,放手好吧。陶陶松手说,当中是小马路,男的摆蛋摊,马路对面的女人,年长几岁,摆鱼摊。沪生说,简单点。陶陶说,马路上人多,两个人互相看不见,接近收摊阶段,人少了,两个人就互相看。沪生说,啥意思。陶陶说,鸡蛋卖剩了半箱,鱼摊完全出货,自来水一冲,离下班还有三刻钟,男女两人,日长事久,眉来眼去,隔了马路,四只眼睛碰火星,结果呢。沪生说,互相送鸡蛋,送小黄鱼。陶陶说,错,鸡蛋黄鱼,有啥意思,到这种阶段,人根本吃不进,因为心里难过,要出事体了。沪生说,吃不进,生了黄疸肝炎。陶陶说,瞎讲有啥意思。沪生看手

表。陶陶说，街面房子36号，有一个矮老太，一米四十三，天气热，矮老太发觉，太阳越毒，越热，卖鱼女人的台板下面，越是暗，卖鱼女人，岔开两条脚膀，像白蝴蝶，白翅膀一开一合。矮老太仔细一看，要死了，女人裙子里，一光到底。

沪生转过面孔说，好好好，我现在有事体，先走了。陶陶扳过沪生的肩膀说，天底下，听过这种精彩故事吧，听我讲呀。沪生说，简单点好吧。陶陶说，大太阳，天热，摊头下面一暗，就有秘密，街面房子36号矮老太，平时老眼昏花，张张钞票，要摸要捏，但是看远，等于望远镜，看得到女人下面张开的白翅膀。沪生看表说，我时间紧张，再讲吧。陶陶拉紧沪生说，女人两眼定漾漾，看定卖鸡蛋的男人，矮老太当场吐一口痰，鞋底拓了几记讲，是我倒霉，触霉头，我今朝倒霉了，倒灶了，实在下作呀。沪生说，好了，我听过了，可以走了吧。陶陶说，为啥要走。沪生说，这有啥呢，台子下面，属于私人事体，不影响卖菜。陶陶说，试试看好吧，天天这副样子，沪生吃得消，我吃不消，卖蛋男人吃不消，就要出重大新闻了。沪生说，我走了，过几天再讲。陶陶笑说，寿头，好故事，为啥要分开讲，我不穿长衫不摇折扇，不是苏州说书，扬州评话《皮五辣子》，硬吊胃口做啥，碰得到这种人，我吃瘪。

沪生看看手表，阿宝约定八点半，“凯司令”咖啡馆碰头。沪生说，讲得再简单点。陶陶说，讲到后面，越来越紧张。沪生说，结果呢。陶陶说，老太婆36号，晓得吧，等于极司菲尔路76号女特务，马上奔到居委会报告。居委会讲，老阿太，这叫“孵豆芽”，以前外乡游民，早吃太阳，夜吃露水，衣衫不全，常常三人合穿裤子，一条短裤轮流穿，不稀奇，现在上面的要求，只要不是当场搞腐化，居委会不管账的。老太胸闷，决定一清早去等人，等啥人呢。沪生说，我不晓得。陶陶说，鱼摊女人的老公，每天蒙蒙亮，骑脚踏车，送女人到菜场上班，夫妻坐下来，吃了豆浆，粢饭，老公踏车子去上班。



沪生说,简单点好吧。陶陶说,这天,男人的车子一转弯,36号老太上来招呼,攀谈几句,事体就全部兜出来,男人根本不相信。36号老太讲,弟弟呀,自家女人,自家要晓得呀,男人一呆。沪生说,呆啥?要我就不相信,弄堂老太婆的屁话,啥人会听。陶陶说,当然会相信,表面不响,心里相信,只要是男人,板定前前后后,要去想了。沪生说,别人想啥,陶陶也晓得。陶陶说,我长话短讲,其实这一段,单独就可以讲几个钟头。沪生说,看别人闯祸,有啥味道呢。陶陶说,36号老太厉害,男人从此开始留心,心里味道,已经不一样了,表面不翻底牌,暗地里一直看老婆,横看竖看,白天夜到,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我讲起来,几个钟头也不止。沪生看表说,到底准备讲多少钟头。陶陶加快速度说,老公每天做早,中班,了解情况比较难,委托一个弄堂朋友,如果老婆有动向,马上汇报。几天后,汇报上来了,一般是吃中饭前后,女人先回来,过一刻钟,卖蛋男人就跟进大弄堂,进了门,上了三层楼,这只门牌,一共有三楼,上班阶段,楼上楼下,大人小人,一个不见,再过一个多钟头,卖蛋男人推开门,低头出来,慢慢走出大弄堂。

沪生颓然说,有这种断命的汇报,真要出大事体了。陶陶说,是呀是呀,老公叫了三个小徒弟,加上弄堂朋友,五个人,跟李士群也差不多了,布置任务,这天一早,先到棉纺厂上班,然后手表对好,调休出厂,十一点半多一点,弄堂朋友,先到弄堂皮匠鞋摊旁坐定,看见卖鱼女人下班回来,开钥匙进门,不必做手势,此刻,其他人,坐进一条马路开外“大明”饮食店,吃浇头面,然后看见卖蛋男人跟进弄堂,推门进去,弄堂朋友立起来,离开修鞋摊,急步走到“大明”,三个小艺徒,吃猪肝面加素鸡,男人不叫面,毫无胃口,面孔变色,弄堂朋友朝男人点一点头,男人也点头,香烟一撤,立起来,小徒弟吃得头冲到碗里,稀里呼噜,筷子一搅,大家出来,从卖蛋男人进门,到这段时间,大概廿分钟,前后快走,跑进弄堂,望到